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及其应对策略

张永红 杨洋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历史记忆作为成员共享往事的结果,是政治认同的基础。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记忆,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以“主观评价”创伤革命历史记忆,企图重构革命历史记忆而消解共同体对革命历史文化及现实道路的认同。要修复革命历史记忆,必须要扎实理论,以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根基史实,以完整叙事强化共同革命历史记忆,联系现实,以时代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历史记忆 消解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7)6-0051-05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形成和发展及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1],中国革命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营养剂”,也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革命历史记忆是文化自信的土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重构革命历史记忆,以“碎片化”叙事方式歪曲革命历史记忆,并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试图主观评价臆断中国革命历史,同时以“娱乐恶搞”的方式不断挑战革命历史记忆权威,对革命历史记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对此,我们必须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唯物史观教育,直指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并加强革命历史教育,强化对革命历史的共同记忆,坚持联系现实,深入挖掘革命历史文化时代价值,永葆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一、革命历史记忆的含义及其时代价值

革命历史记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现实对革命历史的一种选择性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共享的和共同纪念的过去。在共同体成员共享革命往事的过程中建构革命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保存和传承革命历史,也有利于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一)历史记忆与革命历史记忆

记忆一词本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指“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2],其着重探讨的是人脑的记忆过程以及认知规律。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记忆的研究开始走向社会学研究领域,众多的社会学家认为记忆难以逃脱社会性因素的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对记忆做了不同的划分,其中,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忆”的

张永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西南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项目编号swu1709550)、西南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WU1509401)、201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少年的影响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阶段成果

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并首次探讨了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在此思想的影响下,“社会记忆”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康纳顿进一步探讨了记忆的社会建构机制。在近现代的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又有学者进一步将记忆划分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三个范畴,并认为三者的范围是依次递减的关系。其中,“历史记忆”是三者之中,范围最小的,是一个社会集体记忆的结果。同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记忆是共同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选择性建构,其形成不仅依赖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叙事方式以及建构方式。

革命历史记忆是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整体的、系统的叙事方式,坚持客观性、规律性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建构的历史叙事,是中华民族在共享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建构、沉淀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它不仅是对历史的见证,也是对中国革命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

(二)革命历史记忆的时代价值

在历史记忆中,不仅有记忆什么,也有遗忘什么,而往往被记忆的也就是所相信的,历史的记忆是认同的基础。中国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革命历史有选择的建构,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共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不仅有利于巩固文化与政治认同,也有利于充分发挥革命历史记忆中优良精神的价值导向作用,更好地指导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一方面,中国历史记忆是文化政治认同的基础,是“四个自信”的根基。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而关于两个必然性的论述必须要依靠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是中华民族奋斗史,是不同阶级在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时的不同表现的见证;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做出重大牺

牲、改变中华民族被压抑、被奴役命运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历史见证。同时,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历史记忆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与源泉。巩固中国革命历史的共同记忆,有利于弘扬在革命历史中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涌现的不为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革命历史中所形成的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为核心的井冈山精神,以“不怕牺牲、亲密团结、百折不挠”为核心的长征精神,都是我国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革命历史的记忆有利于让中国人民不断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养分,充分发挥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的革命历史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见证和现实基础,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有着重要意义。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其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企图通过否定革命而实现其否定现实的目的。所以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价值中立”“还原历史”“考究细节”“范式转换”的幌子,以“主观评价”创伤革命历史记忆,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记忆,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试图消解革命历史记忆。

(一)以“主观评价”创伤革命历史记忆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真意,企图重新评价中国革命历史。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从对比当今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出发,认为当今中国的发展没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历史中没有走“西化”的道路,没有走所谓的“英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从而“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

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3]15}，将辛亥革命描述成为“激进主义”的结果，认为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以此否认中国近代历史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借改革开放近40年的成就来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主观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要求重新评判已被淘汰的旧势力的历史功绩。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倡中国近代革命的改良运动，倡导“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的思想，又如历史虚无主义肯定清末进行的新政，认为要是坚持清末的新政，中国或许可以早日实现现代化。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还积极地为慈禧、琦善、李鸿章等主张投降的人辩护，说其众多卖国行径只是无奈之举。除此之外，还大肆歌颂、赞扬西方侵略文明，宣扬“侵略有功论”，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清政府时期的闭关锁国的状态，全都依赖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引进了海洋文明，萌发了资本主义现象等。

历史虚无主义虽说其打着“范式转换”、“价值中立”的幌子，主张重新客观的评价历史。但“历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它随着主体的不同而不同”^{[4]50}。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借“评价历史”之名，旨在通过贬损、否定中国近代革命，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主观拔高、美化旧势力形象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虚伪性及隐蔽性，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式，容易让人们陷入其理论陷阱，对原有的革命历史记忆造成创伤。

(二)以“碎片叙事”歪曲革命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有选择性建构，其形成一般是“源于人们对神话、历史、传说、个人经验、物质客体的主观映像，通过对这些符号、情节的诠释，依据本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利益诉求，凭借个体的主观判断，建构利于己身的主控叙事渠道。”^[5]所以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和重塑，不仅仅依赖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取决于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历史虚无主义同唯物史观建构

历史的方式不同，其反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主张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历史虚无主义经常不顾历史发展的背景，抛弃历史事实的完整性与联系性，通过摘取零碎、片段、残缺的史料，主观拼凑歪曲历史事实，模糊人们的革命历史记忆。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考究细节”的幌子，利用有限的零碎的史料、或者个人回忆录、访谈录、日记等等刻意编纂歪曲历史。例如，前段时间就有网络大V发布“关于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真相”的谣言，将“八千湘女上天山”垦荒的豪迈壮举说成是党的欺骗与阴谋，宣扬“八千湘女上天山”实则是“八千湘女嫁新疆”，此言论竟在网上相继转载。历史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发布这样的言论，仅仅是因为《新湖南报》一则不严谨的报道，由此借题发挥，罔顾事实真相，肆意解说事件动因，主观描述八千湘女凄惨下场，实则是借主观拼凑的历史来否定现实政策。

又如近些年来，再次兴起的非毛化思潮，更加集中地攻击、诋毁毛泽东主席，借以《毛泽东的私生活——李志绥回忆录》、《大跃进亲历记》等所谓的“最具权威性”“最具轰炸性”的非毛化书籍，编造不实言论，预设立场后寻找零散的史料，以当代标准评价历史伟人，从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入手，进而批判其一生。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零散的史料或者具特定政治立场人的回忆录，采取“碎片叙事”的方式主观的剥离歪曲革命历史记忆，对人们已有的革命历史记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以“娱乐恶搞”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革命历史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结果，同集体记忆一样，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集体记忆中，具体的包括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在革命历史记忆中，则表现为对革命历史发展历程的记忆，对革命历史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的记忆、以及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记忆。其中，对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记忆作为情节记忆，有利于深化人们对革命历史的感知，让革命历史生动鲜活，在革命历史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却以“娱乐恶搞”的方式攻击、诋毁革命领袖人物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贬损革命英雄人

物形象,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人物的攻击和诋毁早期主要集中于革命领袖,例如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就有人攻击诋毁孙中山,说其是“恐怖分子”“激进主义”,并认为孙中山是“假博士”,政治上“专制独裁”等;又如,在改革开放之后,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毛泽东的不断攻击,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专制独裁”,热衷于“暴力革命”,在生活中还“奢侈腐化”“淫乱不堪”,甚至诋毁毛泽东抄袭他人文学成果,“拿着万元稿费”等,其旨在通过否定中国革命领导人,来否定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将对革命领袖人物的攻击转向了对革命英雄人物的贬损与恶搞,主要方式是通过网上言论、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捏造不实言论,轻薄、调侃、抹黑英雄人物。例如,在2015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微博大V“作业本”、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诋毁英雄人物邱少云的事件《炎黄春秋》文章将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牺牲事件说成是“溜崖”、称七连没有埋地雷、称五壮士吃萝卜违反革命纪律的事件;还有人从生理角度分析邱少云被火烧,以及黄继光堵抢眼的事件;同时,还有人戏谑雷锋、董存瑞、刘胡兰等,说雷锋是帮人累死的,雷锋做好事总写在日记里,而董存瑞炸碉堡是虚构的,刘胡兰有精神病等等不实言论等。除此之外,更有众多的影视作品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博人眼球,编制出了“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包子当炸药”等等荒唐情节,娱乐、消费英雄人物及抗日史诗。这一系列行为是在不断挑战人们传统革命记忆的权威性,旨在通过消解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弱化革命历史记忆。

三、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革命历史记忆修复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5]革命历史记忆不仅具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的作用,还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功能。面对着历史虚

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冲击,我们必须加紧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与修复,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以完整叙事的方式加强革命历史教育,强化革命历史记忆,注重革命历史文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相联系,以时代话语永葆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一)扎实理论:以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要争夺建构革命历史记忆话语权,主观臆造、消解革命历史记忆,是因为其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其真实意图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其本质上一种政治思潮,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在认知领域将个人主观感觉作为认知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在对历史事实真实性的考究中,忽略客观历史背景,片面的强调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弱化肢解国家的民族记忆和集体记忆;在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罔顾历史结果和事实,主观地臆断和揣测历史;另外,在历史叙事中,又不顾整体研究的原则,用碎片化的符号或文本,蓄意捏造编纂所谓的“真相”。其主要的手法就是“全盘否定”与“分体曲解”并用,“虚”与“实”相结合,根本目的是以否定历史来否定现实,以诋毁英雄人物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首要的前提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面纱,揭露其真实意图以及政治实质。尤其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引导人们在认知历史时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整体研究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的原则。注重讲清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人们正确的看待和认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偶然性。

(二)根基史实:以完整叙事强化共同革命历史记忆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弱化与消

解,不仅与历史虚无主义隐蔽式、迷惑式的叙事方式有关,还与人们的认知体系不健全及信仰体系不坚定有关。人们对革命历史进程认知的不完善、对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感知不深刻等使得人们难以甄别历史叙事的真假,容易掉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要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就必须根基史实,加强革命历史文化教育,强化革命历史记忆。

要加强革命文化教育,强化人们共同的革命历史记忆,必须要利用多种途径加强人们对革命历史进程的认知、革命人物事迹的感知以及革命价值观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在学校,必须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作用,利用学校课程强化对学生的历史知识的认知,通过学校党团组织加强学生对于革命人物事迹的感知,积极发挥革命教育实践基地充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主题教育。

同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革命历史知识教育,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像人们讲好革命历史知识,革命历史故事。再者,善于抓住重大节日庆典的教育时机,增强革命文化教育仪式感。另外,在开展革命历史教育时,必须要注重坚持完整叙事的方式,坚持“把重大史实讲确凿,把历史背景讲全面,把历史主调讲一贯”^④,以严谨的史实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实言论,强化人们的共同革命记忆。

(三)联系现实:以时代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革命历史记忆要保持其生命力,必须要具有时代性。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今时代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的关注,还因为其传播的内容具有“现实性”。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八千湘女上天山”事件的诋毁就与当今的二胎政策、女性权益相结合,以此否定党的现实政策。关注现实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能够博得眼球的重要原因,这也给了我们启示,即若我们要捍卫共同的革命历史记忆,就必须增强革命文化的解释力与感召力,以时代话语保持革命历史记忆生命力。

一方面,在进行革命文化教育时,要将革命文化内容鲜活起来,将革命文化教育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既将革命文化作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历史积淀与说服力,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革命文化教育的价值引导,重点突出革命历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同时,在进行革命历史进程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其与中国梦主题教育的结合,让人们深刻感受中国近代人民为了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奋斗精神,以此激发中国人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另一方面,还应当将革命文化教育方式“活起来”,通过多种途径,例如以“重走长征路”的红色旅游方式让人们亲身感受体验革命历史中的艰险与不易等,让人们全方位的、立体的认知历史,保证革命历史记忆的鲜活。

参考文献:

- [1] 曲青山.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写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之际[J].中共党史研究,2016 (7).
- [2] 杨治良.漫谈人类记忆的研究[J].心理科学,2011(1).
- [3]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4] 邓京力.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范映渊.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判[J].理论导刊,2016 (10).
-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新华网,2016-07-01.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R]新华网,2013-6-26.
- [8] 陈绍辉.以史为据,识别和排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的历史虚无主义干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11).

[责任编辑 李紫娟]